

民国二十年
发生在桐子镇的真实故事
一个童养媳悲惨而凄凉的命运
一段让人潸然泪下的不幸遭遇

桐子镇

伤 痕 著

学林出版社

桐子镇因漫山遍野长满了桐子树而得名

桐子镇

伤痕著

I247.5
SH3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桐子镇/伤痕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80668-879-X

I. 桐... II. 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9278 号



桐子镇

作 者——伤 痕

责任编辑——许钧伟

封面设计——赵 俊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照 排——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上海港东印刷厂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9

字 数——22 万

版 次——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3 000 册

书 号——ISBN 7-80668-879-X/I·233

定 价——23.00 元

目 录

- 第一章 寒夜/ 1
- 第二章 伤离别/ 29
- 第三章 童养媳/ 39
- 第四章 桐子镇/ 61
- 第五章 少奶奶玉莲/ 74
- 第六章 噩梦/ 89
- 第七章 家破人亡/ 95
- 第八章 冬去春来春复秋/ 106
- 第九章 猫之死/ 126
- 第十章 圆房/ 133
- 第十一章 潮红/ 146
- 第十二章 红杏出墙/ 152
- 第十三章 惊天血案/ 162
- 第十四章 羊入虎口/ 169
- 第十五章 失身/ 185
- 第十六章 浴血梅林镇/ 203
- 第十七章 喜得贵子/ 212
- 第十八章 四面楚歌/ 219
- 第十九章 生死两茫茫/ 230
- 第二十章 伤心翠月楼/ 240
- 第二十一章 肝肠寸断/ 254
- 第二十二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/ 267
- 后记/ 280

第一章 寒 夜

民国二十年。

一九三一年的冬天。

入冬以来，天空就没有晴朗过，风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刮着，天空连续几日阴雨绵绵，山林中雾茫茫一片，地上湿漉漉的，弯弯曲曲的小路被进山的人们踩得满是泥泞，高高的山尖，密集的树林，远处的山峦，近处的村庄，被烟雨笼罩着，给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增加了更深的寒意。

那是一个寒冷刮着北风的夜晚。

桐树村最偏远处东南角方向，一座低矮破旧的木屋内，亮着一盏昏暗朦胧的桐油灯，这是一对孤儿寡母居住的木屋，木屋里传来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，接着又是一阵阵低沉而伤心的哭泣声。

正伤心落泪的小姑娘名叫桐花，今年十二岁，正在不停咳嗽、年约三十几岁的瘦骨嶙峋的女人便是桐花娘。

桐花依偎在娘的身旁，坐在火坑边的木凳子上烤火取暖，脸上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滑落。

桐子镇

屋中央的火炕里正燃起一堆柴禾，火红的光芒映在母女俩满是泪痕的脸上，见女儿伤心落泪，桐花娘已经泣不成声，她一把搂紧女儿，任凭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女儿的身上、头上。

桐花娘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搂紧了怀里的女儿。

“儿啊！天亮就要离开娘了，娘知道女儿不愿走，娘知道我的孩子心里委屈、难过，娘懂。”

“娘……我不走。”

“当娘的也舍不得我的儿走，不知道这一去，往后咱娘儿俩，还能有见面的日子么？”

“娘……我不走……行吗？”

“孩子！”

“我要留在娘的身边，给娘做伴儿，给娘端水熬药伺候娘。”桐花抬起满面泪痕的脸，看着娘。

桐花娘用双手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一边掉泪一边抽泣着。

“儿啊！听娘的话，娘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将来能有出头之日，赵家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，大户人家看上了咱穷人家的女儿，不去哪行啊！赵家那边已经送来了聘礼，还了你爹死的时候欠下的买棺木的高利贷，银元赵家已经送去还了钱庄，一切赵家都给打理好了，明天一早，赵家就要来接人了。”

“你就忍心让女儿离开娘？”

“当娘的不忍心，不忍心呀！舍不得也得去，我的孩子，不去！那赵家能饶得了咱们娘俩，孩子！听娘的话，娘是一个快入土的人了，你看娘这病怏怏的身子，要能代替我的儿去了赵家，娘就去了，哪能让我的孩子去受这份苦，娘不能代替我的女儿呀！娘这心里头比我的儿还难过，心里比我的儿更痛啊！”

“娘……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”桐花满面泪痕，苦苦地哀求娘。

“儿呀！不是娘狠心，把自个的亲身骨肉往火坑里推，小小年纪，一个才十来岁的孩子呀！就早早的离开了娘，去给大户人家做童养媳，都怪娘做错了这件事情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答应了赵家，你骂娘，恨娘吧！娘这心里头像刀割一样痛呀！乡里邻里也会骂你娘，人家会说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娘，把自个的女儿给狠心送了出去，把自个的亲身骨肉往火坑里推。”

停了一会她又说道。

“唉……当娘的不该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娘实在没了办法，该想的法子都想尽了，赵家是大户人家，咱得罪不起。不同意吧，等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！再说了，还有周太太在一边说好话，不答应也不行，不答应就碍着了周太太的面子，周太太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！没有周太太，只怕我们娘儿俩已经饿死了，咱可是看在周太太对咱们有恩的分上，才答应了这事儿，已经说了好些日子了，不敢告诉你，怕你知道了伤心难过，唉！我的儿呀！是娘不好。”

“娘。”

“以后可苦了我的儿了。”

桐花娘一边呜咽着，一边喘着粗气，泣不成声，泪滴从她的脸上大滴大滴的滑落下来。

娘儿俩依偎在一起伤心哭泣。

蜷缩在墙角的那只瘦小的猫，此时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在黑暗中眼睁睁地看着正在伤心落泪的母女俩。

喵……喵……喵喵……猫叫了几声跑过来，停在桐花的脚

桐 子 镇

下，用嘴咬着桐花的裤子。

桐花怜爱地把小猫抱在了怀里，用手抚摩着猫身上黑黄色的毛，轻轻地把脸贴在了小猫身上。

“猫儿……我走后，没人陪你玩了。”

小猫看着桐花，叫了几声，似明了桐花的心思。

“猫儿……我的小猫……”

小猫又叫了几声，从桐花的怀里挣脱了出来，站在地上，看了看桐花，又看了看桐花娘，喵喵……喵喵……叫着跑到墙角去了。

“猫儿……回来……”

“随它去吧！”

“娘……别看猫不会说话，它可懂我的心了，我的猫儿知道我要离开娘了，我知道小猫心里也伤心难过。”

“我的傻孩子！猫哪能懂人的心事？”

“我的猫儿它懂。”

“懂……懂……”桐花娘应道。

桐花哭，桐花娘也哭，泪滴滴在了她的衣襟上、袖子上，她擦了擦泪水，再用袖子擦桐花脸上的泪痕。

“不哭……我的孩子！”

“我不去赵家……不去……”

“孩子……”

“我就是不去，娘！”桐花哭。

“我的儿哭，把娘的心都哭碎了，谁叫娘没本事，养不活自己的女儿，谁叫你爹你娘生在穷苦人家，没个给我的孩子遮风避雨的地方，都怨咱们穷人命不好，穷人这命就像棵草一样，穷人的

命在有钱人家手里捏着，由不得人，怪只怪你娘去钱庄借了高利贷买棺木埋葬你爹，这银元利滚利越滚越多，十来年了，忍饥挨饿艰难度日，要了我这把老骨头也还不清了，是赵家给还了这银元。”

桐花娘说着，一阵剧烈的咳嗽，歇了好一会儿，她又说道：

“好歹赵家给还了这银元，赵家要不还这银元，白白的要了我的儿去，咱也没有办法，也得随了人家的心愿，那赵家算是个有良心的体面人家，还了钱庄欠的高利贷。周太太把咱的难处说给了赵家老太太听，赵家老太太一点不含糊，便答应了去还这些债，看来赵家老太太也是个心善的人，娘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娘也不想让女儿去，哪有当娘的愿意女儿离开娘，娘能有啥好法子呀！娘是没了法子。”

桐花娘泪如泉涌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眼眶滚落下来，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吐出的痰全是鲜血。

“娘……你吐血了。”桐花惊叫。

“吓着我的孩子了，娘也不是一次两次吐血了，早已经习惯了，怕我的儿伤心难过，没敢让我的儿瞧见。”

“这可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娘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”桐花娘一边用袖子抹着嘴角的血迹，一边安慰女儿。

“娘……你咳的血都是黑色的。”

“娘也看见了。”

“见着这血，我怕急了，爹死的时候，全身都是这血。”桐花哭着说。

桐子镇

“娘不会有事的，娘这病就这样了，这病好不了，娘也死不了。”

“娘的身子已经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说让女儿伤心的话，咱又没钱抓药，这病要拖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呀！”

“唉……就这样了，娘拖着个病怏怏的身子，却没死，死了倒也清静了，一了百了，你娘人穷命苦，身子又染上了疾病，当娘的没用不能让女儿填饱肚子，让女儿跟着娘受苦了，娘哪有银元去抓药，又逢乱世，这些不得安宁的世道，真让咱穷老百姓没法活了，没了活路呀！”

“我走了！怎能放心娘这身子，娘这病。”

“不用担心我，过完这阵子就没事了，如今这世道，国无宁日，老百姓没有一天好日子过，天天都有人饿死病死，又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外面的村子最近又来了土匪，娘是怕呀！害怕哪一天土匪进了村子，我们娘儿俩孤儿寡母的，眼看着女儿越长越水灵了，万一有点啥事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怎对得起你那死去的爹啊！”

桐花娘一边咳嗽，一边喘着粗气，歇了好一会才又说道：

“那土匪可是一帮坏事做尽、没有良心的东西，见物就抢，见到一只没有长大的小鸡崽都不会放过，哪会放过穷人家标致水灵的姑娘。娘一天天盼望着女儿快些长大，女儿大了娘就有了出头之日，如今女儿长大了，娘却又多了一块心病，怕女儿哪一天离开了娘，唉！这种担忧终于到来了，现在女儿未长大成人，却要早早地离开娘了。”

“娘！”

“娘也没了法子。”

桐花娘搂紧了女儿，给桐花擦干了脸上的泪痕，接着说道：

“你爹自个去了，丢下我们去得那么早，这些年为了还债，让娘把心都操碎了，娘还是不能把银元还上，你爹那狠心的死鬼啊！他怎么就那么狠心，他不顾夫妻多日的情分，不顾年幼的女儿，自个就那样早早地去了，丢下了我，丢下了我的儿，丢下了自己的亲身骨肉，早早地离开我们，就那么去了啊！要是你爹还活着，我们母女也不会分开了，咱娘儿俩也不用受这离别之苦了，你爹他怎么那么狠心，早早的就抛下了我们娘儿俩去了，去了呀！”

桐花娘理了一下额头上凌乱的头发，继续说道：

“唉……不说也罢，说了又伤心难过，提起你爹，娘这心里又开始痛了，像刀绞一样痛。”

“娘……咱不想爹了。”

“哪能不想啊！如今遇见了这伤心的事，没了拿主意的人，就想起你爹了。”

“娘又伤心了。”

“娘就你一个亲人了。”桐花娘搂紧了女儿，把女儿的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，忍不住泪如泉涌。

“娘……还有我。”

“女儿要走了，身边没亲人了，就想你爹了。”

“我也想爹。”

“想……想……哪能不想呀！”

“到现在连我爹是啥模样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爹死去时全身都是血，鲜红的血染红了爹的衣服。”

“孩子！你爹去世得早，那时你只有两岁，还小啊！你怎能

桐子镇

记得住你爹的模样，说不想你爹那是假话，你爹这一去，娘这心里头就空了，没了依靠，没了方向，没了着落，要不是有女儿陪着，娘早就不愿意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道了，娘早已经随你爹去了，去给你爹做伴，在阴间给你爹洗衣做饭，陪你爹去了，夫妻一场，哪能不牵挂呀！”

“咱不说爹了，说起爹娘又心酸了，你看，娘的眼泪又流出来了。”

“娘是心乱，没有了主张才又想起你爹来了，要是你爹还活着，娘就不用操这份心了，天塌下来有你爹支撑着，咱们娘儿俩就不用受苦了，你爹却独自去了，那么早就走了，你爹死得又那样惨，一想起他那血肉模糊的样子，娘这心里头就揪心的痛啊！如今又赶上这阵子事多，娘身边唯一的亲人桐花也要走了，娘的心里乱得慌堵得慌呀！心里空荡荡的，我的儿呀！娘的心已经被掏空了，空了。”

“以后我疼娘。”

“儿啊……好孩子……我的儿呀……”

“我不走了，我不离开娘，我要一辈子跟着娘，娘你去周太太家说说情，也许周太太能同意，好吗？娘！你去吧！娘去，女儿我也去，我们娘儿俩跪下给周太太磕头。”

“事情都已经定下来了，一切都晚了，不能挽回了。”

“咱试试。”

“不用试了，肯定不行，在周太太家这些年，难道我不了解周太太的脾气，就是周太太同意了，那赵家老太太也不会同意的！”

“娘……不去试试，怎么能知道？只要不离开娘，女儿做牛做马都愿意，我去给周太太家干活，什么活儿都做，拼命的干，白

天晚上不睡觉给她做活，女儿都愿意，只要能守着娘。”

“人家是不会答应的，那样做，得罪了周太太、赵家老太太，只怕咱娘儿俩以后都不能在桐树村住了，以后连栖身之地都没有了；反悔了，那赵家还有周太太能给咱活路吗？都定下来的事儿，怎能反悔，再说了，那大户人家能饶得了咱们吗？大户人家要了咱的命去，就像杀只鸡那么容易，你又能怎么办？”

桐花娘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“娘……喝点热水……喝了水就不咳了。”桐花赶紧起身给娘倒了一碗水。

“那赵家可是个大户人家，听说赵家的小少爷叫明儿，是个懂事的孩子，长相也不错，眉清目秀，人也机灵，还在上着学堂，是个挺招人爱、可人疼的孩子，听说是个好孩子。赵家小少爷还小，不会怎么作难我的女儿，娘担忧的是赵家那么大个宅院，什么人都有，是怕女儿小小年龄吃亏受苦。”

“娘……我怕！”

“老太太可是个好人，老太太会疼你的。”

“不知道赵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子，也跟周太太家的那么大的吗？”

“听说比周太太家的还要大。”

“赵家是个大户人家，一定有许多规矩，我怕，我不懂大户人家的规矩，怕得罪了赵家的人，哪一天出点差错，就不见着娘了。”

“我的儿那么聪明伶俐，能学会的，赵家的小少爷比你小，听周太太说才九岁，娘今年春天都已经定下了赵家的事，不敢对我的儿说，怕你伤心，到赵家要来接人的时候，才敢告诉我的儿，现

桐子镇

在赵家就要来接人了，娘可以让你知道了，去了赵家后，可得好好的伺候赵家小少爷，别惹人恨招人嫌，赵家的规矩多，不像在娘的身边，由着自个的性子，人要勤快，少说话多干活，赵太太说了，只要乖巧听话，准叫你有出头的日子。”

“我走后，以后没人照顾娘了！”

“娘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娘把你送去了赵家，也是指望你能有出头之日，女儿家在娘身边，也不能呆一辈子，长大了终究是要嫁人的，再说了，女儿留在娘身边吃菜咽糠总填不饱肚子，到了赵家好歹能有口饱饭吃，赵家一年到头天天都吃白米饭，咱穷人家图的啥！不就图能吃口饱饭吗？”

“往后娘一个人孤苦伶仃，连个伴儿也没了。”

“走了就不要牵挂娘了，娘会照顾好自己，这身子骨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娘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儿啊！只要我儿能有出头之日，娘哪天去了，去寻你爹去了，去给你爹做个伴儿，这心里也就安心了。”

“娘……你可得好好活着，可不能再说这不吉利的话，女儿就你一个亲人了，女儿不要娘死。”

“娘这把病骨头，死了也就省心了。”

“别说了……娘……我去……我去赵家就是……”

“这才是好孩子。”

“明年的春天桐子树开花的时候，我还能回来看娘吗？”

“能回来。”

“只要娘好好活着，在家等着我回来，我听娘的话不惹娘生气了，我去！我去就是了，去了赵家好好的伺候赵家小少爷，到了赵家好好的做活儿。”

“这才是我的乖女儿。”

“娘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一定要等女儿回来。”

“我的女儿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，娘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，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这话一点儿不假，小小年纪就知道心疼娘，懂娘的心思，可惜你爹死得早啊！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，娘能有你这么乖巧听话、知冷知热的好女儿，娘也知足了。”

“懂了。”

“时候不早了，夜已经很深了，该是下半夜了吧！该睡觉了，明儿还要早起，明儿一早赵家就要来接人了。”

“那就睡吧！”

“睡吧！”

“夜深了，一起睡吧，娘。”

桐花娘熄灭了火炕里的柴禾，看看未燃尽的柴禾还在冒着青烟，她往火炕里洒了一些冷水，待烟雾都散尽了，才上床和衣睡去。

二

第二天，天边还是漆黑一片，桐花就早早地起床了，看娘还在沉沉地睡着，她没有惊动娘，她轻轻地在黑暗中摸索着点亮了桌上的桐油灯。

屋里静悄悄的，静得令人害怕，只听见黑暗中呼呼的风声夹杂着雨滴飘落的声音，屋外大片的芦苇被风刮着发出沙沙响的声音，夜空里又传来断断续续鸟儿凄厉的叫声，划破了夜空的寂静。

她抬头看看屋外还是黑乎乎的，便从厨房的竹篓子里抱来

桐 子 镇

晒干了的桐子树叶，在火炕里点着了生火取暖。

桐花一边用火柴点着了桐子叶，一边扭过头看娘。

娘还在沉沉地睡着，那床破旧的棉被盖在熟睡了娘身上，棉被的一角破了一个口子，发黄的棉花从破了的口子里露了出来，搭在了床沿上。

这是一间并不宽敞的木屋，墙是用木板钉成的四面透风的木板墙，墙面因长久的风吹雨淋，已是破旧不堪，发出一股霉味。每逢刮风下雨，屋里进风屋顶漏雨，下雨的时候，屋顶的雨滴一滴滴地掉下来，漏雨的地方使用木盆接着，每逢下雨的天气，娘儿俩便再也没有了安静的时候。

自从桐花爹死后，桐花与娘相依为命，四处觅活为人洗衣做针线活度日，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，母女俩所有的家当，只有这四面进风屋顶漏雨的茅屋了，在这民不聊生、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能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屋里除了几只木凳子，一口木箱，一张破旧的木床，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

墙角木床上的棉被已经破烂不堪，补满了大小不同形状的补丁，屋顶一个漏了的小口子正在往下滴着雨水。

墙角床前的木板上放着一口木箱，木箱上乌红色的油漆已经脱落，上面的铜环也褪了颜色变成了乌黑色。

屋顶正滴答滴答的滴着雨滴。屋外黑漆漆的一片，没有一点亮光，整个夜空静悄悄地，只听见黑夜里的风声夹杂着雨点飘落的声音，一声声一滴滴的敲打着木板墙。桐油灯微弱的光线，照射在桐花娘那张苍白而瘦骨嶙峋的脸上，桐花走近娘，给娘盖了盖被子，看看娘那张蜡黄而苍白的脸，一阵阵酸楚涌上了心头，心里不由得阵阵难过。

听虎子娘说，娘年轻的时候，可是村里的一枝花儿，一个人见人爱、标致水灵的俊俏媳妇，生下桐花后，还是那么年轻漂亮，自从桐花爹死后，为了偿还桐花爹死的时候借买棺材的高利贷，桐花娘没日没夜的出外觅活干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，硬是把自己给累垮了，一到深夜，桐花娘被病痛剧烈的咳嗽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无法入睡，只有在下半夜天快亮的时候，桐花娘才能安静地睡一会。

看着娘好不容易才能安静下来，桐花没有惊动娘，想让娘多睡一会，她悄悄地移动着脚步，在黑暗中摸索着点着了火炕里的桐子树叶。

生着了柴禾，见火苗燃烧了起来，屋里亮堂了许多，她先把房间打扫干净后，搬来一个小木板凳坐在火炕边上，把长长的秀发披散开了，用木梳慢慢地一边梳着头发，一边想着心事。

那只小猫也早早地醒来了，陪伴在桐花的身边，它一声不响地蜷缩在桐花的脚下，瞪着一双哀伤的眼睛望着桐花。

“猫儿！”桐花怜惜地把小猫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抚摸着。

小猫瞪着眼睛看着桐花。

“猫儿！我走了，以后没人陪你玩了。”

小猫看着桐花，似有话要对桐花说，却睁着眼睛，眼睛里有泪花在闪动。

“小猫儿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不会说话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懂！”桐花怀里抱着小猫自言自语道。

三

桐花两岁那年死了爹，娘儿两个便相依为命，夏天在山上挖野菜充饥勉强度日，冬天在镇上的大户人家周太太家觅针线活